

林那北的长篇新作《我的唐山》(海峡书局2011年12月第一版)以清末光绪元年至二十一年期间由闽至台的“过台湾”移民大潮为背景,以陈浩年、陈浩月兄弟以及曲普莲、秦海庭两个女子之间的爱恨情仇而交织的浪漫传奇故事为主要情节,把恢弘壮美的历史画卷同缠绵悱恻的儿女情长融会在一起,抒写海峡两岸的骨肉之情,表现闽台两地血脉相连之亲,读来令人回肠荡气,感动至深。近年来,表现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的长篇小说和影视作品不在少数,也出现了一些反响强烈的佳作;而以清末“过台湾”移民潮为题材的佳作,我们等待了许久,才等来了林那北的这部《我的唐山》。可以这么说,《我的唐山》是林那北小说创作道路上路标性的重要作品,是我们等待多时的一部反映“过台湾”移民潮的佳作,是近年来我读到的一部思想内容丰厚、艺术特色鲜明的长篇佳作。

林那北在动笔前做了相当充分的创作准备。她不仅查阅史籍、地方志和有关族谱,四处采访,并先写了长篇散文(纪实文学)《过台湾》作为演习。她遵循“大处着眼,小处落笔”的小说创作原则,从清代中后期开放海禁到刘铭传抚台、抗法、台湾立省,以至“马关条约”签定后抗倭等重大历史事件,都一一写来,描绘出那个时代关系台海命运的恢弘历史画卷。但她巧妙地把它推到背景上去,而用大量笔墨书写的却是三男(陈浩年、陈浩月、朱墨轩)二女(曲普兰、秦海庭)之间同时代息息相关的情爱故事。陈浩年是长兴堂戏班子的台柱,他5岁那年由班主丁范忠从老家陈厝带出来学戏;陈厝离厦门只有五六十里路,家里只有他母亲娥娘和弟弟陈浩月,父亲陈贵到台湾去了。故事是从长兴堂戏班被安溪县令朱墨轩请到县衙门里唱戏开始的。陈浩年与朱墨轩新纳的小妾曲普莲对上了眼,相约某晚于黄家祠堂聚首私奔,由于陈浩年跑错了路迟到,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曲普莲被毒打后投入大狱,陈浩月顶替哥哥被捕,陈浩年被曲普莲之兄曲普圣所救,后来,陈浩月与曲普莲、陈浩年先后逃离安溪,渡过海峡奔赴台湾。陈浩月、曲普莲到台湾后结为夫妻;陈浩年渡海途中翻船,差点葬身鱼腹,幸被澎湖渔翁岛秦家所救,化名唐山的陈浩年又有一次刻骨铭心而又影响他一生的爱情遭际。秦家连丧二子,只有一待望的独女秦海庭。于是,唐山(陈浩年)的到来,给秦家带来了希望,更给秦海庭带来了爱的波涛。海庭表现出万种柔情,百般呵护,力图点燃唐山心中的火焰,可唐山(陈浩年)由于一心惦念逃到台湾的曲普莲,一直未能响应海庭爱的呼唤,最终还是继续渡海到台湾。陈浩年在澎湖渔翁岛这段爱情生活的抒写是这部小说最为出彩的华章,它的传奇色彩和浪漫色彩均表现出小说的艺术特色和作者的艺术才华。林那北善于编织故事和讲述故事,小说的后半部这种传奇情节还可以举出许多,诸如,曲普莲一心嫁给陈浩月和陈浩月到广西参加黑旗军长期不返台另有婚娶;陈浩年终于娶了秦海庭,在海庭怀孕时率重建的戏班回厦门演出,因种种原因滞留厦门一年多,海庭因难产而身亡,普莲为其抚育孤女;朱墨轩晚年应台湾道唐景崧之邀到台湾创办明海书院,旧病复发,曲普莲不计前嫌,到明海书院服侍,等等。这些令人一唱三叹、跌宕起伏的充满传奇色彩的情节和把闽南方言与文言词汇交融在一起的娓娓动人的叙述,一同形成了一种带有宋元话本韵味的独特的叙述语调。

小说中氤氲着浓厚的诗意,这是《我的唐山》另一鲜明的特色。陈浩年在台湾的流浪岁月中,结识几个唱戏的朋友,重建了一个叫茂兴堂的戏班子。他于光绪八年清明节那天,在海边祭奠了父亲陈贵之后,就带着戏班子“踏上了兰阳平原北端的草岭小道。越过芒草遍地的草岭,再攀过三貂岭”,在原艋舺甲现台北一带“巡回演出”了。小说中这样写道:“而每一场戏落幕时,如果场下叫好声不肯息住,陈浩年都会抱一把六角弦重新返场,这时他不再唱戏,他唱宜兰小调。

那样的山/那样的川/那样一道阿姆轻声叹/阿姆啊,我记得我的祖先在唐山//山那样俊俏/川那样流淌/阿姆那样一句句情声唱/阿姆啊,我记得我的祖先在唐山//俊俏的是故乡/流淌的是念想/绕耳的是阿姆一次次无声唤/阿姆啊,我记得我的祖先在唐山。

一曲宜兰小调,唱得回肠荡气,热血沸腾,唱出了满腔爱国热情!在这曲宜兰小调前,任何妄想把台湾从祖国怀抱里分割出去的台独分子都无法容身!一曲宜兰小调贯穿小说始终,使小说诗意饱满,爱国主义情绪高昂。当然,小说中一些蕴涵诗意的句子俯拾皆是,诸如这样的句子:“春节的节味,是从正月初三起才真正开始往外溢的。”一个“溢”字,写尽了春节的节味和诗意。再读以下写秦海庭的句子:“秦海庭是水,那么柔那么舒缓无声地静静流淌,有着与世无争的绵软与无助,内里却挟裹着一股那么汹涌的、坚定的、激越的蓬勃力量,”还有用这样的句子概括秦海庭的美:“庄严地狐媚着,有妖艳地圣洁着”。这些像诗一样的句子,也使小说诗意荡漾。

小说成功地创造了不少人物形象。曲普兰的倔强刚烈与性格的多侧面,秦海庭的柔润温婉与多情重义,陈浩年的柔中有刚与陈浩月的孔武鲁莽,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着墨不多的人物形象,如安溪县令朱墨轩、戏班班主丁范中、厦门那个经营“番批”的老板夏本清,等等,也都是写活了。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分析了。要分析他们,得另写一篇文章。

浩年最困难的时候他仍然资助了浩年;浩年与普莲私约的“受害者”县令朱墨轩,也并非凶恶极恶之徒,感情失意羞辱之后,于台湾再现到当年时,他的作为倒有些“绅士”风度;船老阿福对自己“国姓爷后代”喋喋不休的自豪与骄傲,作为一种朴素的民族认同打上鲜明的时代印记;即便是同性恋曲普莲,为搭救浩年后最后慷慨赴死的举动也闪现出人性的光辉……

作者是不是过于溢美了?或者,作者是不是太热爱她的那些人物了?我以为,作者这样处理她的人物,恰恰是与“我的唐山”这个题材相表里的。她之所以让陈浩年在背井离乡过台湾时使用“唐山”这个称号,正是在“风骨”的意义上强调一个民族成员对于共同体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大于一般的国家社会理念,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据和人性根据。

林那北写小说向来是不动声色的,她不喜欢夸张热闹。在以往的写作中,她非常善于处理小人物、小题材、小纠纷,善于在这些“小”中精益求精。《我的唐山》尽管在题材类型上过于庞大,所涉及的领域也因此更为复杂广泛,但她仍然努力在人物性格与开阔历史背景中间保持平衡。当然,就小说题材的开拓而言,我注意到近年来林那北一直在不断调整角度和关注点,特别是她近期的写作明显表现出对于历史叙述浓厚的兴趣。譬如,在《我的唐山》中,她触及到了“中法战争”、“甲午海战”、“民主国”等等影响中国命运的巨大的事件。这一点表明,作为一个小说家,林那北已经给自己寻找到了一个切入现实表达现实的新的方式。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开始,同时,这也意味着她需要学习的东西更多更艰难了。

度、鲜活度就极其重要。曲普莲刚烈而大义,从反缠足、与陈浩年一见钟情,其叛逆性就很突出。陈浩年、陈浩月、曲普圣也都形象宽然。即使朱墨轩这个人,也是小说中很独特的人物,他是老百姓眼中的一个清官,却也有难以告人的隐痛,他没有性能力却娶了许多妾,包括年仅16岁的曲普莲。为了面子,他害得陈浩年失去了视若生命的美妙嗓音。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真诚地忏悔。当他在台湾处于年老病弱之际,照顾他的竟然是与他徒有夫妻之名、被他逼到了台湾的曲普莲。

在小说结尾处,台湾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东洋的皮靴咯吱咯吱地响起来。整个台北的路面仿佛都跟着颤动。陈浩年、曲普莲、朱墨轩一行人又要渡海回“唐山”,在茫茫大海上,朱墨轩指着厦门方向离开了人世,而陈浩年则用沙哑的声音唱着那一首回旋于整部小说的动人曲子《唐山谣》。不过,结尾时究竟让曲普莲们回唐山好,还是留在宝岛好,却是一个可以探索的问题。

作者自言,“蚯蚓般穿过那段历史”。这样一部荡气回肠、纵横捭阖,大力抒发儿女情、家国恨的长篇小说,竟然出自一位女作家之手,不免让人震撼和赞叹。

悲情穿越“唐山过台湾”

□雷 达

现,作者在“借儿女之情,写兴亡之感”,以情为本,以情为体。全书都在张扬那种坚贞、仁义、大爱、无畏的情操,尽展闽台一家、血肉深情的爱国主义精神。贯穿小说始终的人物是一对自始至终相爱却永远相望的恋人:陈浩年和曲普莲。名动一时的青年戏子陈浩年在受福建安溪知县朱墨轩邀请演戏时,喜欢上了朱墨轩的小妾曲普莲,他们相约私奔,在阴差阳错之间陈迷了路,误了时辰,曲普莲被发现,陈浩年弟弟陈浩月替兄受过,与曲普莲一起逃往了台湾。随后,陈浩年也去台湾寻找曲普莲而多年未果,为了生存,他在台湾又组建了戏班子,并在一次演出中意外地碰到了曲普莲,而这时她已经是弟弟陈浩月的妻子。接下来的一系列变故,普莲一人带大了陈浩年与台湾女子秦海庭所生的女儿庭心。

历史,对文学而言,应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的历史。于是,人物刻画的深



## 蚯蚓·根·家园

□王 干

《我的唐山》是林那北的长篇新作,和她以往的小说不同,这一次她潜入到历史深处,《我的唐山》描写的是“马关条约”签订前后闽台两地血肉相连的生活。对于一贯以关注现实见长的林那北来说,这是一次新的挑战。在书的后记,林那北用“蚯蚓般穿过那段历史”来形容自己的这一次写作。蚯蚓这个词,生动地描绘出林那北写作状态:低调,深入,虔诚,认真。在写作《我的唐山》之前,林那北做了大量的资料和采访工作,掌握了大量的生活素材,像蚯蚓一样在历史的土壤中寻找挖掘,因而有了这样一部比较厚重的长篇力作,熔历史风云和家族命运于一炉,汇地域文化和人文精神于一体。

《我的唐山》可谓是一部关于离根、寻根、归根的小说。主人公陈浩年去台湾纯粹是为情所动,梨园名角陈浩年和县太爷的小妾曲普莲偷情败露,只有远走高飞,到台湾去开始新的生活,但因为两人分头出发,离开了大陆,就此失散。这样戏剧性的开头,让他们命运和情感陷入难以预料的人生格局中。陈浩年落难后被秦海庭父亲救起,陈浩年感恩的同时,又与秦家女儿发生感情纠葛。曲普莲漂泊到台湾之后,与陈浩年的弟弟陈浩月相识,并嫁给了陈浩月。这样的爱情悲剧伴随着对家乡的思念和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与台湾描述及想象息息相关且众所周知的元素是“乡愁”。无论是海岸两岸的同胞,无论是飘洋过洋远赴北美的去国海亡命天涯者,他们的血脉灵魂里都盛满了对家国故乡一份沉郁浓烈的情感。此中最著名的表达者,当属余光中作词、被罗大佑反复低回吟唱的《乡愁四韵》。这份情感,由于台湾特殊的地理原因和屈辱的殖民历史,在并不算久远的年代里积淀下来,生发开来,从未有片刻停歇。正有如一位失恋的少女,反复低回吟唱,缅怀悼念她的被掠夺的爱情,那是永远的创痛和永远的诗篇。

《我的唐山》正是这样一首诗篇。小说以陈浩年、陈浩月、曲普莲、秦海庭的感情纠葛和命运遭际为线索,以风雨飘摇起伏跌宕的清朝末年为背景,生动地展示和呈现了天朝帝国因为遭遇现代性袭击而不得不向着民族国家过渡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她凄美,但不煽情,而是绽放着被强风吹倒后吹出的粗糙的颜色;她悲伤,但不颓废,而是如雨后春笋风骨依然;她瞩目于历史,但不空洞,而是如潮涨潮落般顺乎天命;她惊心动魄,但不夸饰,而是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故事起因富有传奇性,颇具民间社会生活杂相色彩,很像是《秋海棠》的“唐山版”——民间艺人陈浩年与官府小妾曲普莲互生情愫,至有欲罢,却因错阳差败露机密,曲普莲误以为陈浩年胆怯“出卖”实情,毅然挺身挽祸,陈浩年不知就里为避祸远走台湾。官府误将陈浩月当做浩年抓来,却被浩月逃脱,同时救走了曲普莲共赴台湾。浩年因遭遇风浪触礁沉船而被金利恒老板秦维汉搭救,滞留在渔翁岛,秦维汉希望招赘浩年与女儿海庭成亲,但浩年心系普莲

《我的唐山》是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无论放在当前长篇创作的阵容中,还是就林那北个人创作的发展而言,都有不平常的意义。整体看来,作品视野宏阔,叙事精到,笔触委婉,主要人物更是个性鲜明,如立眼前。这部小说既有恢弘的历史画卷,又有来自不同阶层的人物雕像,无数个由“唐山”至台湾的先民们的灵魂巍然屹立,他们中有清代官员、有梨园名角、有普通百姓,他们九死一生的经历、执著一生的情感,如海浪滚滚,撼动着我们的心灵。

小说在题材上独特的重要的意义不言而喻。正像人们说的,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甚至填四川,都有人写过了,而著名的移民史“唐山过台湾”,却一直付之阙如。现在,《我的唐山》拉开了一幕近代“唐山过台湾”的历史画卷。小说中“唐山”即“大唐江山”,是当时台湾人对大陆的一个特定称呼。19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是中国大陆先民渡海开发台湾岛的高峰期。然而,这一段奋斗史,却也是列强和清政府争夺台湾的一段屈辱史。林那北以长篇小说形式将其重现,从台湾内升开垦时的武力争斗,至1885年清政府提升台湾的行政级别,任刘铭传为首任巡抚,

《我的唐山》是一部对“唐山过台湾”的历史进行独特挖掘与表现的长篇小说。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不仅表现为题材与人物的独特性、历史文化与思想内涵的丰富性,更表现为家国命运与人生际遇相融合的传奇性,以及源自文化、历史、人性、情感相碰撞而产生的强大文学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

《我的唐山》叙述的是一段跌宕起伏、纵横海峡两岸的“大跨度”历史故事。小说既以宏阔的视野展现了众多的历史场景与历史画面,展现了台湾海峡两岸国仇家恨、悲欢离合的传奇,又以饱满的笔墨展现了两岸政治、历史、自然、文化、宗教、民间风俗等丰富的社会世态,既有侵略与反侵略的血雨腥风,又有生与死的残酷场景,可以说是全方位、立体化地再现了斑驳、丰饶的历史画卷。但对于小说来说,这段波澜壮阔的“大历史”并不是小说表现的主体,而是小说的“背景”。“大历史”与“小视角”的融合正是小说具有充盈而丰满艺术魅力的根源所在。小说的真正主体是一个戏班子和几个人物20余年间跌宕起伏与悲欢离合的命运。两个容貌相似的兄弟与两个性格各异的女子四人之间爱恨情仇的故事是小说叙述的中心,一方面,小说将光绪元年至光绪二十一年这段时间内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置入叙述的流程之中,成为人物性格发展、故事情节推进的背景,同时,也立体化地再现了清末闽台两地动荡不安的历史。另一方面,小说将人的生命、情感、生存等置于尖锐的历史语境之中,深入地思考、探讨了“人、人情、人性”等问题。陈浩年、朱墨轩和曲普莲、秦海庭之间的恩怨情仇是连结海峡两岸历史风云与人生世态的纽带,而陈贵、娥娘、黄胜源、丁范忠、夏本清等人物的小故事则是涉及小刀会秘史、闽台宗教文化、戏剧文化、台湾移民垦荒、保台抗法等众多历史文化的“细节”。整部小说有着浓郁的地域风情,乡土意味浓厚。闽台两地的自然风景、风俗习惯、民间的生活场景,有关海的传说等等,成为小说塑造人物性格、推进情节发展的重要艺术手段,也是小说着力展现的文化内容。比如对喝茶程序的描写,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人文情怀,让人如沐春风。“贵妃沐浴”、“观音入殿”、“高山流水”、“关公巡城”、“韩信点兵”被用来喻指喝茶的各个阶段,传达的不仅仅是喝茶本身的文化内涵,指涉的又是小说人物高雅脱俗的精神品质。小说中的各种称谓,比如“唐山”、“路头”、“渡头”、“批脚”、“腾云”、“御风”、“起浪”等等,都有特定的内涵,有着耐人寻味的地方小意味。小说对这些地方风俗的描写,对有些有着鲜明地域色彩的风情画的点染,提升了文本的文化意蕴。小说正是这样,以“人”写史,以“人”呈现文化,使得历史不仅丰满而有张力,更是“人性化”、“诗性化”、“情感化”了。

小说的力量还来自于人物塑造的巨大成功。《我的唐山》呈现了众多性格复杂、饱满,文学性很强的人物形象。陈浩年是其中最为精彩的一个。他既是一个柔弱的戏痴,又有着对爱情的执著追求与民族大义;他既是一个负心而无能的人,又是一个信念坚定的人。与之相映照,曲普莲的形象也很成功,她敢爱敢恨、敢作敢当,有着泼辣的性格和大爱的情怀,是一个具有人格魅力、情感魅力的女性形象。此外,陈浩月、丁范忠、朱墨轩、曲普圣、夏本清等人物形象也都有血有肉,没有简单化和脸谱化,而是被赋予了丰富的人性与时情内涵。就人物而言,寻找主题贯穿于小说的始终。小说中的人物都在不断的“寻找”,都因为“寻找”而在台湾相逢。他们的寻找,又都是被逼迫的,是不得不远离故土的一次次心灰败步。他们既有对爱情、亲情和友情的寻找,也有对心灵家园的寻找。陈皓年为了爱情,远渡台湾寻找曲普莲,同时也为寻找消失多年的父亲陈贵;陈浩月为了解救陈家危难,携带曲普莲逃到台湾,寻求安全之地;朱墨轩为了小妾曲普莲,借朝廷任命之际,来到台湾;秦海庭邂逅陈浩年,一直就在寻找爱情的另一半;陈浩月阴差阳错地与曲普莲结合,终迫于心理的压力,而远走他乡。他们都是重“情”的好儿女,为了真情,甘愿飘洋过海,赴汤蹈火,九死一生;他们又都是重“义”的好儿女,为了“义”,甘愿抛弃前嫌,危难时刻互帮互助,同舟共济。人性美、人情美,在这些人物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他们又都因为“寻找”而陷入了痛苦的境地。他们所寻找到的,往往不是自己愿意看到的结局,所受与被爱的错位,在他们心底留下了沉痛的阴影,一次次让他们感到人生的悖论与命运的无奈。他们人生命运涂染上了苍凉的底色,毫无例外地传达出了悲情的情怀。寻找的另一个主题是民族大义、家国情怀。小说中每个人物赴台的原因各有差别,但是,面对的民族灾难却是共同的。两岸本是同根同源,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他们身上得到了突出表现。陈浩月最早走出一己的狭小天地,远赴云南,参加抗击法国侵略者的镇南关大捷,加入刘永福的黑旗军。陈浩年也远赴“南洋”,募款修铁路。而当清政府割地赔款、弃台时,他们也都义无反顾地投入了“保台”的战场。他们在远离家园的征途中,在隔海相望的煎熬中,不但忍受着妻离子散的心灵痛苦,遭受着手足分离的无奈、无助,也逐渐萌生了“抵抗外侮”的民族意识。他们以跨越海峡、寻求精神家园、不惜流血牺牲的壮举,谱写了一曲动人的悲歌。

艺术上,《我的唐山》也呈现了独特的风格追求。小说叙事绵密、细致而有张力和密度,叙述流程干净利落。情节跌宕起伏,既有引人入胜的传奇性、戏剧性与可读性,又有着内在的节奏与逻辑。全书共八章,每章集中讲述某一时间段内的故事,章与章之间大体按照线性时间推进,形成一个连环扣式的结构。每章又分三节,节与节之间相对独立,叙述的时间次序被打乱,但人物与人物之间、场景与场景之间彼此关联,形成一个网状结构。局部章节之间采用倒装叙述、设置悬念、主要人物交叉出现等艺术手段,既确保了小说故事本身的可读性,又较好地处理了小说人物性格发展的渐进性。书末单设“尾声”一节,交待几个人物的结局,以他们的悲痛返乡结束,洋溢着一股回环往复的沉痛、悲凉的调子。人物情感与心理的表现细腻而有深度,在大开大合的历史情节面前,人物的命运感、疼痛感以及历史的忧伤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语言典雅而具有诗性,同时又又有融入闽南方言的魅力,呈现了独特的文体效果。可以说,在如何以文学化和艺术化的方式书写重大题材、呈现宏大主题方面,《我的唐山》贡献了崭新的艺术经验。

大历史与小视角

□吴义勤